

中州古籍
出版社

张磊

狐侠客



诛狐侠客

张磊

中州古籍出版社

狐 侠 客

张 磊

责任编辑：袁 健 责任校对：孙宝瑞

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9.75 印张 195 千字

1991 年 2 月第 1 版 199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7000 册

ISBN 7-5348-0092-6/I·187 定价：4.00 元

目 录

第一回	祝恩魁避暑救难妇	(1)
第二回	飞燕子三闹魏王府	(12)
第三回	醉太保诛狐拜仙师	(26)
第四回	梅林遭戏祝贤蒙冤	(36)
第五回	俏才郎巧妙破奸情	(45)
第六回	狐狸精复仇闹方府	(53)
第七回	灭威风孟知府审扇	(65)
第八回	众英雄愤怒打不平	(73)
第九回	寻宝剑大战贼童府	(80)
第十回	蓝解元仗义陷囹圄	(89)
第十一回	项天祥单枪夜劫狱	(96)
第十二回	坐山虎装官辱知县	(105)
第十三回	救蓝鸿严秀下聊城	(113)
第十四回	杀童高谢廷枉坐监	(119)
第十五回	扳奸臣忍设苦肉计	(127)
第十六回	徇私情梁燕山贪赃	(138)
第十七回	争亲事群雄下杭州	(145)
第十八回	探消息三侠闹贼府	(154)

第十九回	擂台初会三将败阵	(160)
第二十回	女英施威祝贤成亲	(168)
第二十一回	救任迁大闹聊城县	(176)
第二十二回	反围剿大败众官兵	(181)
第二十三回	还香愿夫妻遭暗算	(191)
第二十四回	避凶险小善人进京	(201)
第二十五回	昧天良奸贼屡发难	(206)
第二十六回	报恩情奴仆伸援手	(215)
第二十七回	访状元巧遇藏头诗	(222)
第二十八回	贤翠英仗节进京都	(229)
第二十九回	滚钉板方翠英告状	(238)
第三十回	受非刑两奸招口供	(246)
第三十一回	保圣驾严秀封官职	(255)
第三十二回	平叛乱众英雄受招	(263)
第三十三回	破妖法任奎劈苏荣	(269)
第三十四回	受招安兵下太行山	(277)
第三十五回	赌法力设谋除妖怪	(284)
第三十六回	灭奸贼众英雄凯旋	(293)

第一回 祝恩魁避暑救难妇

话说我朝建兴以来，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朝中有一班忠臣，如嘉勇公田彝、永南公方超、三朝元老范仲华、户部尚书刁文礼、都察院孟仲璧、吏部尚书祝成山、值殿将军严若文等，都是忠君爱国之臣。又有一班奸臣，是穿官司礼监禀笔内臣御弟九千岁魏忠贤、右丞相梁燕山、礼部尚书丁文达、刑部尚书鄢文化、工部尚书胡秉衡、兵部尚书贺若善、值殿将军齐山公郑伦等，朋比为奸，陷害忠良，无所不为。

值殿将军严若文领兵征讨外国，冒雨行军，雪地安营，十分辛苦。哪知右丞相梁燕山上了一本，反说他按兵不动，私通外国。天子听信谗言，将严若文押解来京，送交刑部问罪。当时就有吏部尚书祝成山上殿保奏，岂知天子龙心大怒，向祝成山喝道：“这种谋叛之臣，私通外国，朕正要拿他家眷一齐下狱。再有人保本，即照同谋论，一起治罪！”祝成山一闻此言，吓得汗如雨下，不敢再奏。这个消息传到严府，严夫人即命他儿子严秀逃奔在外，不敢露面。自此之后，一班奸臣分外专权，无人敢阻。

祝公见此光景，就动了归隐的心思。过了半年，上了一

本，告老回家。天子御笔批准，祝公即忙收拾回籍。

祝公家住杭州府钱塘县御马街狮子桥畔，七进房屋后的花园里；曲桥流水，十分幽雅。祝公终日盘桓山水，倒也落得清闲。夫人田氏所生一位公子，名贤，字恩魁。年方十二岁，读书十分聪明。正是一家安乐，岂知祝公终以国事在心，可恨奸臣弄权，皇上又不纳谏，终日郁闷，未有数月，一病身亡。夫人、公子哭得死去活来，然亦无可奈何，只得收殓，做斋开吊，出殡安葬，整整忙了几个月，方才事毕。夫人抚养公子，过了几年，那祝贤年已十六岁了，生得仪表非凡，貌比潘安，才同子建，惯喜做善事，仗义疏财，扶危济困，外人因此都称他为“小善人”。

祝贤终日手不释卷，苦读诗书，想以功名出仕皇家。其时正当溽暑，天气炎热，家中烦闷，猛然想起天竺山十分幽静，正好避暑读书。想定主意，来到中堂，请过母亲的安，随即禀道：“孩儿因天气炎热，家中难于用功，欲到天竺山避暑攻书，特禀告母亲。”夫人云：“天竺山地方甚好，我儿要去避暑读书十分相宜。就是无人照应，如何使得？”

祝贤听了母亲的话，说了几句闲话，回到书房。心中想道：母亲的话不错。一人前去未免孤单，若有一个朋友同去，母亲就可以放心。正在筹划，忽见书童报道：“胡公子来了。”祝贤闻言大喜，连忙迎接，请入书房坐下，便道：“弟欲到天竺山避暑攻书，地方清静，又可游山玩水。胡兄，你看好不好？”胡通道：“理该如此。读书养静是我辈之事。”祝贤又道：“弟欲请兄同去，不知胡兄意下如何？”

胡通虽是工部胡秉衡之子，家道清寒，靠着魏忠贤养子魏川及祝贤两家照应。今见祝贤相邀，不好推却，只得回道：“谨遵台命，弟就回去收拾。”祝贤将胡公子送出书房，来到上房，将胡通陪他去读书之事禀报夫人。夫人依允。又到书房收拾书籍，命家人收拾行李，雇了挑夫挑出大门，老家人押着行李先走。祝贤带书童四喜拜别夫人，走出大门，望大街缓步踱来。看见胡通带了书童挑着书箱而来，祝贤心中大喜，道：“胡兄真是讲信用的人。”胡通道：“贤弟相约，怎好不来？”于是二人一同出城，朝天竺山而来。

天竺山四面绿树阴浓，薰风阵阵，倒还清凉。只是太阳射人，无心玩景，直往前行。到了山下，山上的长老摩云和尚迎接上山，说道：“二位公子难得光临，小僧接待来迟，乞望恕罪。”祝贤道：“小生特来拜谒，求借一席之地，避暑读书，自有重谢。”长老道：“好说。”彼此见礼，方丈邀请二人入内。走到大殿，二人上前拜过佛，重又见礼入坐。长老道：“请二位公子到花园避暑亭攻书可好？”祝贤道：“很好，倒费长老的清心。”就起身邀胡通进了园门，望见四面树木森森，微风阵阵，并无炎热之气。穿花拂柳，绕经过池，来到避暑亭上，见四面摆设十分精雅，凭栏一望，见屋后一池荷花，清香阵阵。祝贤道：“此地比家里如何？”胡通道：“清静许多，颇可养静读书，不负来此。”祝贤一望不见行李，便问祝林：“你将我行李放于何处？”祝林回道：“放在山门里面两间客房内，现已铺在榻上。”胡通

道：“此地虽然僻静，潮湿得很，不如外面干净。”祝贤道：“所言极是。”

住了两月，胡通虽住在此，心亦不定。惟有祝贤是苦读用功，总不下山玩景。将近秋来，这日甚暖，坐得没耐烦，便向胡通道：“你我何不下山走走。”胡通心里巴不能够，随即答道：“很好，很好。”于是二人出了山门，踱到山下。只见人很拥挤，甚是热闹。西南柳荫下围了一个大圈，人都挤不进去。祝、胡二人见了，来到人圈外。祝贤用手在二人肩上一拍道：“请问老兄，里面有什么事？”那人回头一看，见是祝公子，便道：“好了，善人来了。你们闪出路。”众人听说，都回头一看，随即让出路来，说道：“公子爷请到里面瞧瞧。”祝贤见众人尊重他，又让出路，心中大喜，就同胡通走入圈中一看，见一个年少妇人，面朝地下，只是啼哭。面前摆了一张冤单，上面又放一个小紫檀盒子，不知里面装的什么东西。只见冤单上写着：

难妇姓崇，是河北昌州鸿海郡人。丈夫名叫任奎，因出外寻访弟弟任迁，至今数年弟兄二人都未回家。婆婆终日思儿，只得同她出外寻访。想不到盘川用尽，流落在客店里。婆婆又一病不起，没办法只得将传家的宝珠卖银二百两，调养婆婆病体，回归故乡。望四方善人君子，用银二百两，既得宝珠，又救难妇，一举两得，岂不为美？如若不信，等丈夫回家，到贵府取赎此珠，并报厚德，决不食言。

祝贤与胡通看完，那些站着的人道：“好了，我们这里

‘小善人’到了。你不要啼哭，他必然周济你，送你回家。”妇人止住泪，偷眼一看，见对面站有二人，大约中间这位是个善人，便开口道：“能周济我婆媳的，朱衣万代，功名显达。”祝贤道：“娘子，你说有珠，在哪里？拿来与我瞧瞧。”旁边人道：“公子叫你取珠子给他看，必有好处，快快取出。”那妇人听说，便伸手将盒中之珠拿出，双手献上。祝贤也不接，睁眼细瞧，只见珠子上有九个眼，光采夺目。心中奇异，知道是粒宝珠。便道：“娘子收了。既是传家之宝，不可轻易献与人看。”回过头来，对四喜道：“你在我书箱里取银四封，速速拿来，不可迟缓。”四喜答应而去。

大娘将珠仍收在盒内，忘记盖了，这就惹出事来。只见正南来了几匹马，前头马上坐着二人，是奸贼魏忠贤养子魏川，年纪二十多岁，专在外面眠花宿柳，奸人妻女。后边一骑上坐着一个年纪约二十四、五岁，生得面黑微须的人，极有机谋，诡计多端，专门给魏川出谋划策，做尽坏事，人称篋片嘴的传景，送他绰号“开口蝎”。

这日无事，魏川与传景等出府游玩，由此经过。祝贤见是魏川，不愿与此贼相见，就同胡通躲入柳荫。此时传景在马上四面偷瞧，巴不得有个美色女子，好奉承魏川。看到此地一群人围着一个圈子，不知是何缘故，便喝道：“让马呀，马来了。”那些人见马来，纷纷让开。他就同魏川来到跟前一看，见是一个妇人，倒也清秀，年纪不到三十岁，颇有丰姿。下面一个紫檀盒里摆着一粒珠子。魏川见此宝珠，

约有圆眼大，大为诧异。传景跳下马，说道：“卖珠子的，快取与我看。”那妇人含羞不答，旁边马夫取起递上。魏川接过一看，果然是一粒宝珠，便道：“要多少银子，明日到王府来取罢。”将马牵过，跳上马一鞭飞跑去了。

大娘低着头，见不还珠，马又跑远去了，心里大惊，便要赶上前去讨回宝珠。有好心人说道：“大娘子，你不可去讨，莫要讨出晦气来。他是此地大坏人，他父现在朝里，皇上封他御弟九千岁，名叫魏忠贤，他叫魏川。你看这些跟从的人，都是他养的教习打手。你若不信，一定要讨，就要吃他的苦了。劝你认个晦气罢。”那妇人不听犹可，听了这话，柳眉倒竖，杏眼圆睁，便道：“列位君子，别人怕他，俺何惧哉？就是千军万马也要讨回的。”便将头上包头齐眉一扎，腰间汗巾紧了一紧，两袖一抹，将身一纵多远。

崇月娥才欲赶上前去讨宝珠，忽见祝贤上前挡住去路。祝贤同胡通躲在柳树旁边，见魏川已去远了，才从树旁出来。看见四喜捧着银子到来，便叫道：“随我寻找大娘。”只见那妇人怒容满面，跑跳过来。后面有人喊道：“娘子莫去，恐有性命之忧。”祝贤大惊，赶上一步将手一拦道：“娘子哪里去？”月娥定睛细看，是先前看珠的人，称为“小善人”的，不好推开，便道：“公子爷先看我盒里的宝珠，被那个狗娘养的姓魏的强盗抢去了，妾身欲去讨来。”

祝贤听了，双手齐摇，道：“不可，不可。那人惯做不轨之事。大嫂此去必凶多吉少，况你婆婆无人照应，若寻短见，岂不是两条性命？不但人财两空，恐你还蒙不节不孝之

名，这种不白之冤，你到哪里去诉？我劝大嫂不必赶他。”崇氏听了这番话，猛然醒悟。心下暗忖道：奴在异乡，珠子已被人抢去，又无银两，怎见婆婆？前后总是一死，不如舍此身躯与那狗贼一拼。想到此处，不觉泪如雨下。祝贤见妇人如此光景，早知其意。便道：“大嫂，若说珠子，万难见还；如忧虑无银子，小生自有道理。”说罢，命四喜将四封银子拿来，祝贤接过，双手捧给妇人，道：“小生先见娘子告单，就叫书童取银相赠。那传家宝珠仍给娘子带回，小生绝不敢受。想不到遇见那个恶贼抢去，这也由他去了。且将此银拿回调养婆婆，回归故土，夫妻团聚，岂不为好？速速接去。”

崇氏见他如此，道：“难妇在此拜领。但是无功怎好领赠？如今倒带累君子解囊，反便宜恶人得珠。”祝贤道：“些微小事，何须挂齿？你可早早回去，恐你婆婆盼望。”崇氏大娘道：“请问恩人尊姓大名，居住何处？若会见丈夫，好叫他前来面谢恩公，重报此德。务祈言明，难妇方敢领受此银。”祝贤道：“小生施恩，便不望报。若还望报，便不施恩了。快快拿去。”说完，将银子放在地上，拂袖而去。崇月娥见他走了，又惊又喜。惊的是世上竟有如此仗义疏财的人，不愧称为“小善人”，喜的是有了此宗银子，好调养婆婆回家。恨只恨那个贼子把我宝珠抢去，不知何日方可讨回？想罢，弯腰将银子拿起，放在怀内。此刻后边的人赶到了，大娘随口问道：“列位爷爷，这位祝公子叫何名字，住在何处？”有好说话的人道：“问他么，他是吏部六官的公

子，姓祝名贤，字恩魁，住在御马街狮子桥旁。我们这里大大小小，谁不知‘小善人’之名？那祝贤平日救了许多穷人，转祸为福，一意成全，绝不望报。”

崇氏谨记在心。谢了众人，移动金莲如飞而去。心里还想赶上抢珠之人，讨回宝珠就好了。主意已定，连着几个箭步跑出树林，抬头一看，只见西北角上一匹牲口风驰电掣般而来。定睛一看，正是抢珠之贼。月娥心中大怒，上前拦住马头，不让前走，用手指着魏川喝道：“快将珠子还我，如说一个‘不’字，看你姑奶奶的手段，你不要到阎王面前喊冤。”

崇月娥是个女子，何敢出此大言？要晓得她是昌州府崇家寨崇天保之女，世人称“没牙虎”、“火电手”的焦氏太太生的。所生儿女四人，长女月娥，武艺超群，飞高上屋，如履平地，江湖上的绰号叫“飞燕子”。他兄弟名叫崇元，眉清目秀，武艺高强，精通拳棒，绰号叫“笑面虎”。两个妹妹，一个名叫金翅鸾，一个名叫银翅鸾，都精通武艺。焦氏太太爱上任奎武艺超群，将女儿许配与他，外号“过山鸟”。他弟弟即是“电火手”的任迁。因他弟兄两人出外访友，久未回家，婆婆思儿心切，月娥只得解劝婆婆出门找寻儿子。不意盘川用尽，又被贼人抢去传家宝珠，心中越想越恨，追上前去，挡住魏川的去路。

魏川正同传景并马行走，忽听一阵风声，跳出一个女子。定眼一看，就是那个卖珠之妇，大惊道：“看不出她倒有此本领。”又听她高声辱骂，要讨珠子。传景心中忖道：这

个妇人必会武艺，方敢如此。便向魏川耳边道：“我们须要如此如此，方好脱身。谅他不敢再到王府讨要珠子。他若来时，传齐教习送他性命。”魏川闻言大喜，即吩咐后边张千斤、李八百两个教习如此如此办法。二人闻命下马，到得妇人跟前便喝道：“何方泼妇，在此撒野？我家世子爷何曾看见你的珠子，快快让开便罢。如有半个不肯，讨俺几个掌嘴，你休见怪。”崇氏听了此言，横眉立目，大喝道：“狗贼子，休要夸能。”说罢，三拳两脚，打得张、李二人跌倒在地，爬不起来。魏川同传景乘势打马一鞭，飞跑前去。

崇氏正想伤这二人性命，猛听马蹄声响，转头一看，说声“不好，瘟贼逃走了”，就丢下张、李二人，几个纵步随后赶来。那魏川等人见有人赶来，便加鞭催马飞跑而去。崇氏一头赶一头骂。魏川进得城，来到了自家门口，忙忙下马入内去了。崇氏大娘赶到门前，人马俱无，便开口辱骂：“还我珠子，方得干休，不然，我就打进来了！”

此刻街上围了许多人，其中有人问道：“为什么事情，这么着急？”大娘就将事情说了一遍，仍然又骂。众人听了，不敢多嘴，只是叹气。里面一个老翁上前说道：“大娘，你是外路人，又无男人作伴，况又弓鞋小脚，独自讨珠，纵有武艺难敌他四楼的教习。就是讨得珠子出来，他也不肯干休，还会有性命之忧。你婆婆病在客店里无人照应。我劝你回去调养婆婆病好，回归故土，再设法前来讨珠报仇，亦不为晚。”崇氏听此话说得不错，况身上带有银两，倘若失落，怎能调养婆婆的病体？虽然武艺高强，怎奈寡不敌众，恐有

失误，反要丢丑。恨了一声，罢罢罢，今夜三更定来送这恶贼的性命。主意已定，谢了老翁，如飞而去。

魏川同传景进得大厅，才要坐下，有门上进来回道：

“门口有一妇人，要什么珠子，百般辱骂，令人可恼。王府门口岂容这样妇人如此放肆？请世子爷示下。”魏川道：

“知道了。”门上退去。魏川就向传景道：“此事如何退法？”传景道：“这有何难？须得传齐打手，将她打伤，把银子放在她怀里，假作搜出银子，说她是强盗，送她到官府治她死罪，岂不是珠子归于世子爷了。”魏川闻言大喜，即刻传齐家内打手一拥而出，到大门口寻找那妇人。东张西望，也不见一个影子。正欲转身回府，只见张、李二人瘸腿跛脚而来。众打手到厅销差。张、李二人上前禀道：“那个妇人实在厉害，将小人打得如此，望世子爷恕罪。”传景插口说道：“二位且请调养，世子爷自然重重酬谢你等。”

崇月娥被老人劝回，直奔客店而来。走进房门，来到婆婆床前问安。连叫几声婆婆，那老妇人并不答应，仍然昏迷不醒。崇氏大娘见此光景，暗暗流泪。忽见店小二捧进茶饭，可怜月娥还是早晨吃的饭，直到晚间，茶水未沾，又受了许多冤气。此时见饭送来，月娥坐下用毕，小二撤去碗筷，抹干桌子。月娥立在床前一会，太太方才醒来，问道：

“我儿，珠子可曾卖得银子？”崇氏大娘就将遇见祝恩人赠银二百两在怀中取出，捧与太太观看。太太见了银子，心中喜欢道：“可惜此珠他人得了，再难见面。”大娘说道：

“婆婆休要叹息，那恩公赠银并不要我的珠子。”太太闻言

道：“哪有这样好人，见宝不爱，反舍银子。此是大善人了，天下少有。等我们得归故土，见了两个儿子，须将此事说与你夫，必来谢恩。”

正说着，王小三夫妇进房来看太太可曾好些？崇氏道。

“今日稍好。”就将遇见小善人赠银之事细说一遍，把抢珠之事瞒起。那王小三夫妇闻言大喜，道：“这是我处第一大善人。他的父亲在日，为官清正，凡有修桥铺路，无钱嫁娶、安葬，及困苦落难之人，他若知道，必要赠送银两，全城无一人不尊敬他。大娘今日遇见好人，正是你们的福气。”太太在床上听说，只是念“阿弥陀佛，难得呀，难得呀”。大娘将两封银子付与王小三算房饭钱，王小三客气一番，收了银子出门而去。大娘并未提起抢珠之事，一来怕婆婆知道着恼，二来恐被店主耻笑。只得服侍太太用些粥汤，停了一会，又将丸药送与太太吃过。坐到二更，假意上床睡觉。听得外面人都睡熟，她就起来，穿好衣服，将灯点亮，看见太太已经睡熟，就将包头扎好，脱去衣衫，仅留短袄。从床底下拿出一口朴刀插在腰间。收拾停当，复又坐下。

第二回 飞燕子三闹魏王府

崇月娥因珠子被魏川抢去，心中十分恼怒，又不敢在婆婆面前说起，惟恐婆婆气闷，病反加重。今见婆婆睡熟，独自一人往王府讨珠。惟恐惊醒婆婆，坐了一会，暗暗骂道：

“狗贼子，姑奶奶来取你命了。”轻轻开了房门，反手将门带上。来到天井，将身一纵上了房屋，走到僻巷跳下，转弯抹角，直向前走。见打更人来，依然上屋。等他过去，仍然跳下。未有半刻功夫，到了王府门前。四处一望，见围墙甚高，难以上去，就顺着墙跟慢慢行走。进了巷内，有一东侧屋很矮小，就跳上矮屋，将身一纵，上了王府房屋，见四面并无灯光。正在愁闷不知贼人在哪进房内居住，忽见两个丫环手执两只琉璃罩子灯，一边走一边说：“今日世子爷在五娘房里歇宿。我们在此等他，不必到别的地方去。听说今日得了一粒宝珠，与传大爷在书房饮酒赏玩。”那崇氏在屋上听得明白，暗忖道：好了，此贼一定来此，我何不等他进来，跳下一刀杀了狗贼，夺回宝珠，岂不更妙？于是就在天沟里等候。

魏川同传景对坐，将珠子摆在桌上，赏玩饮酒。传景道：“大爷今日得了宝珠，何等快乐，多亏门下设计吓她走